



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資助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雲霄一羽 俠骨文心 —— 梁羽生百年誕辰紀

編按：今年不僅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適逢此機緣，本刊特組織專題，以茲紀念。本版主編潘耀明綜談梁羽生與金庸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朋友之間的惺惺相惜和文緣糾纏，並寄望香港對梁羽生百年誕辰應予以重視。梁羽生為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用到寫作中，為武俠小說帶來一番新氣象。文學博士陳瞻淇致敬這位「俠情遺韻在人間」的「博觀約取真才子」。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陳墨析論梁羽生對新派武俠開山之功與重大影響、作品中中文小說和成年人的童話之特性，以及一次與梁羽生相見、同行、對談的難忘經歷。

沒有梁羽生的日子 —— 潘耀明



▲陳建華《俠風先河 梁羽生像》
高72厘米 青銅 2024
(陳建華雕塑工作室提供)

今年有兩個武俠大師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金庸，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另一個是梁羽生，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門京華》寫於一九五四年，一炮而紅；金庸《書劍恩仇錄》於一九五五年開筆，一舉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開始共寫了卅五部武俠小說，金庸一九五五年開始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從以上簡單資料的臚列可知，梁羽生是先於金庸一年寫武俠小說的。以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而論，非梁羽生莫屬。

公道地說，沒有梁羽生也沒有金庸。金庸是後來者，而且是後來居上的。金庸在梁羽生逝世時擬了一段梁羽生的話說：「明明金庸是我後輩，但他名氣大過我，所有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他的作品好過我。」雖是金庸寫的話，卻說到梁羽生的心裏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對此一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寫了〈金庸梁羽生合論〉，用以揚抑抑金，大大吐了一口鳥氣。只是這篇文章後來被人戳穿了，對梁羽生來說，就有點不好玩了，不免為人所詬病。平心而論，梁羽

生的舊學根柢是比金庸要好，詩詞歌賦極聯樣樣精，這是金庸自己所承認的。

金庸曾寫道：「後來他（梁羽生）應《新晚報》總編輯羅卓英之約而寫《龍虎門京華》，我再以《書劍恩仇錄》接他《龍虎》之班，我們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後，陳凡接寫一部武俠小說，我們三人更續寫《三劍樓隨筆》，在《大公報》發表，陳凡兄以百劍堂主筆署名。武俠小說不宜太過拘謹，陳凡兄詩詞書法都好，但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了。所以他的武俠小說沒有我們兩個成功。」金庸說陳凡武俠小說寫得不好毛病，或有他對梁羽生武俠小說借山打石的隱喻，梁羽生武俠小說也有用典過多的毛病。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孰優孰劣，其實讀者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梁羽生是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的一代宗師。他的武俠小說沒有金庸寫得好，但他的作品也曾擁有廣大的讀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談起林青霞與張國榮主演的《白髮魔女傳》可謂雙劍合璧，端的是神乎其技，特別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癡如

醉。我當場表示作者梁羽生也應記一功。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金庸先他半個月而生，在梁羽生寫作及工作大半生的香港，卻乏人提起他，無聲無息。從政府到民間，對金庸百年誕辰的慶賀活動鬧得沸沸揚揚、熱火朝天，對梁羽生竟然隻字不提，令人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做了一場「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人間——紀念梁羽生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稍可告慰這位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陳建華，通過鋼琴大師劉詩昆轉達說要捐贈一座金庸雕塑給香港文學館，我讓劉大師代轉話情商陳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這位藝術家果然爽快，一口答應，在很短時間內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讓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的好友在香港文學館並肩而立，共話桑麻！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孤懷統覽任平生 —— 寫於文統公百年誕辰之際 —— 陳瞻淇

北宋易學家邵雍曾有詩句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揮塵時。」套用於陳文統先生之創作，可稱為「生公非是愛武俠，俠是生公揮塵時」。

博觀約取真才子

陳文統先生學識淵博，諳熟歷史、詩詞、對聯、掌故、圍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聯學家和棋評家，於文辭一道涉獵極廣。數十年來在報紙上開設多個專欄，除武俠小說上千萬字外，其各類專欄文章亦上千萬字之巨。

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封劍，封的只是三十年來的「筆蕩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筆，仍然繼續數十年來的文史小品寫作，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報》、《香港商報》、新加坡《星洲日報》等，筆耕不輟。他並未另起爐灶而獨掌一門，而是遠離政治和商業，如中唐元白「元和體」般，「其間感物寓意，可備豪聲之誦讀者有之，詞直氣粗，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由此陸續如寫武俠小說般刊發，再結集出版，有《筆、劍、書》（一九八五）、《筆不花》（一九八六）、《名聯談趣》（一九九三）、《筆花六照》（一九九九）、《筆花六照》（增訂版，二〇〇八）等。

先生用功最勤、貢獻最大的是楹聯的創作與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了三年四個月的每天見報的「聯趣」專欄，後結集為《古今名聯談趣》（一九八四），《名聯觀止》（增訂版，二〇〇八）分上、下集，《名聯觀止》（二〇一七）增補《香港商報》的「聯上趣」專欄內容而使其「聯話」更為完整。先生武俠小說回目精工巧妙，可作為名聯集錦品鑑。

先生長於詩詞創作，僅小說中的開篇詞、終篇詩及書中間涉詩詞便足結成厚專集。故此乃有二〇〇八年楊健思輯錄之《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一書，分為「少年詞草」、「彈鋏歌」、「劍外集」三部分，選錄先生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初期的詩詞作品、武俠小說中及此外的部分詩詞和對聯。先生如交鄰健行教授在該書序中特地提到：「總覽先生著冊，多納詩詞。所以抒角色之感興，所以



▲梁羽生《名聯觀止》（增訂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提供）

助情節之推移。非揮掃於義山，乃推敲之元本。風貌去昔賢，未逾尺咫；文辭見他作，頗訝馬牛。蓋先生少負名家，早通律調。每能寄意，尤擅倚聲。往往搖曳清冷，飛冷香於秀句；嘯吟振觸，憶故劍之平生。至味堪尋，一時莫比。然而雖違章回之軌轍，亦寓時代之精神。……若夫先生聯語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穩意賅；此特詩詞之餘藝。茂根而遂實，沃膏而晞光；可以不煩論議者矣。」結合該書收錄詩詞統觀之，先生詞宗南宋白石、玉田以來的清空一派，古雅峭拔，清麗婉約，在意象、色調、抒情方式上獨具一格，展現出狷潔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說正文中大量運用詩詞楹聯（包括小說名與回目），不僅文采斐然，對渲染環境、交代背景、促進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動作用，甚至成為情節轉捩關鍵，並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說意境與格調。尤其是開篇詩詞或者結尾詩詞，都能奠定全篇基調和總結提煉全篇主題，有意味深長、韻致悠遠之美學意蘊。

先生採用多個筆名，撰寫各類文史小品。比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開始使用「陳魯」的筆名，用於圍棋、象棋的棋話與棋評，出版有《穗港棋王會戰紀詳》（一九五五，署名陳魯，與王蘭友合著）等；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時集之」的筆名在香港《商報》開設專欄，其間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的「摘錄評點《金瓶梅》」專欄以每日一篇的累量計三十二萬餘字，後結集為《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二〇〇九）；四百多篇談論民國時期詩詞作品的文章後結集為《梁羽生妙評民國詩詞》（二〇一六）。

其他筆名，如以「梁慧如」寫歷史小品，以「馮瑜寧」寫文學隨筆，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人信箱」等，這些散文、評論、隨筆、棋話，後結集為《史話一千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婚姻與家庭》（一九五五，署名馮流如）、《文藝雜誌》（一九五五，署名馮流如）、《人生與友誼》（一九五五，署名馮流如）、《中國歷史新話》（一九五六，署名梁慧如）、《三劍樓隨筆》（一九五七，與金庸、百劍堂主合著）、《李夫人的信》（一九五八，署名馮流如）、《古今漫話》（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馮流

如）、《文藝新談》等。此外還有「馮顯華」、「幻萍」、「佟碩之」、「鳳雛生」等筆名。

境界始大開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

他曾指出武俠小說完全可以符合文藝小說的要求，即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藝術感染力。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請作「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演講時，介紹了自己創作武俠小說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時代的歷史真實；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先生一貫主張，武俠小說的創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文化儲備。僅僅把文本和形式當作突破口，對傳統文化、對歷史、對文學沒有真正認識的作者，是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來的。從這一點反觀先生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會發現既繼承了傳統小說的形式和審美，又摒棄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復仇、嗜殺的傾向，將現代的歷史政治觀念融入武俠小說；不僅將傳統小說中詩詞、回目等藝術形式大加發揮，而且提出「以俠勝武」的創作觀念，賦予「武俠」新的含義，將武俠小說這一通俗文學類型提高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先生撰述武俠小說時受到當時文學政治觀念的影響，創作中展現出以人民性為本位的俠義觀，幾乎每部都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從唐至晚清，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歷史譜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俠義精神與歷史責任的統一。所以他筆下江湖義士較少，憂國憂民、為國為民的歷史英雄較多，一新明清以來白話小說英雄人物為官府、帝王權臣分憂之風氣，極具現代意義。由此，他筆下不僅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名士遊俠，亦如《紅樓夢》般刻畫出一批智勇美兼具並勇擔重任、遑勝鬚眉的女性形象。

但開風氣不為師

與此同時，宏大敘事下乃有師老兵疲之弊，比如模式化的創作傾向，主題和人物性格的單一，對人性世態的描摹偏於浪漫而缺深刻，傳統白話小說創作那種枝節曼衍、說教甚重的筆法在其後期創作中也有體現，等等。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專家陳墨在二〇〇九年緬懷

先生的〈情懷梁羽生——莫道萍蹤隨逝水〉中寫道：

閱歷深厚而才華橫溢，偏率性懶散而不善經營，的確是生公大俠為文和為人的重要特徵。若善經營，其小說藝術張力可發揮到另一重天地；若不懶散，而對其小說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則其小說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俠迷梁粉必有更多可探討可讚歎的話題。小說之內如此，小說之外亦如此，梁園雖好，其值不彰，未嘗不是缺少內外經營之故。

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心態，學養豐厚、才氣非凡卻始終心有旁騖，終致先生僅成就一代武俠小說宗師之名。

先生心思純摯，秉性率真溫厚。中山大學洗玉清教授說他「忠厚坦率，近世罕見」，可視為不通世務的另一說辭。香港詩人舒巷城贈詩「裂笛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風霜未改天真態，猶是書生此羽生。」詩中的末句，令先生大呼「知我者，巷城也」。識者則以為如此書生品質，做學問或寫詩或許是美質良才，作為小說家則未免有所欠缺，這也許就是先生武俠小說中創作主題、人物刻畫、情節場面等過於單一的根源所在吧。再就是陳墨先生在《香港武俠小說史》中所指出的：「在獨立意志、獨立個性追求，以及獨立思考勇氣、習慣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與金庸有很大不同」，加之創作中後期如同還珠樓主般魚龍曼衍，互文迭出，終致藝術表現效果打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期找不到修訂出版《武林三絕》的恰當方案。

俠情遺韻在人間

先生曾有集句聯：「俠骨文心，雲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此聯既暗嵌「文統」、「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寫照。「俠骨文心」為其武俠主題亦寓其為人要義，「孤懷統覽」見其廟堂之高廊廡之大，將其平生情懷抱負、功業感慨悉納此聯。他開創了一個新武俠繁榮的時代，是一位真正彰顯中國武俠文化的大師。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〇〇四年六月，先生在《筆花六照》再版後記中回顧創作生涯，寫道：「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留痕。」話語一如既往的低調，卻絲毫未妨礙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文學博士、編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此中心事情誰傳——梁羽生先生百年有感

●陳墨

二〇二四年是武俠小說兩位泰斗金庸、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在紀念金庸先生的同時，我們更要懷念梁羽生先生。梁羽生小說創新而不廢舊，其意義大到可以對百餘年來中西文化衝突與爭議有某種啟示：固守國粹肯定是死路一條，而全盤西化之途亦不可能走通。真正的現代化發展方向與道路，或許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

梁羽生先生天資卓越、學養豐厚，上大學前，就曾受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居家指點，後又成為歷史學家簡又文教授的入室弟子，上大學又受歷史學家金應熙教授薰陶，同時受大詞家洗玉清教授賞識。但他大學本科卻非歷史系，更不是文學系，而是化學系，後轉到經濟系。他又對心理學感興趣。他在象棋、圍棋、詩詞、楹聯等方面，見識過人，評說精彩，為行家所稱道。

一九四九年，梁羽生進《大公報》，金庸是考官，但入職不過數月，梁羽生就成了《大公報》社評委員會最年輕的成員，金庸卻不是。《新晚報》要找人寫武俠連載，總編輯首先想到的是梁羽生，而不是金庸。梁羽生寫武俠小說，比金庸早了整整一年。一年後梁羽生罷工不寫，總編輯羅孚才找金庸頂班。

梁羽生先生雖然喜歡看小說，也喜歡和書友談論武俠小說，但卻從未想過自己要寫小說，更沒有想到要以寫小說為職業。這個人，卻成了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宗師，寫作武俠小說三十年，成書三十五部，共計一百六十冊，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梁羽生就沒有「新派武俠小說」。

一、新派武俠開山祖師

梁羽生小說的首要成就，當然是開新派武俠先河。

所謂新派武俠小說，開始是指《新晚報》派，因為金庸、梁羽生都曾在《新晚報》工作過，他們的處女作也都在《新晚報》開始連載，所以被稱為新晚報派，亦即左派新武俠小說。梁羽生和金庸的影響越來越大，從不刊登武俠小說的右派大報也開始刊載武俠小說，吸引並培養自己的新派武俠作家。此時的新派變成了中性歷史描述，即跨越了左右兩派陣營，與鄧羽公、朱愚齋、我是山人、毛翎生等香港舊派武俠小說家的作品相比的新派武俠小說。在大陸，甚至有研究者把上世紀五十年代梁羽生和金庸開創的香港新派，當作與民國時期舊派武俠區分的標誌。

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奠基人，梁羽生先生很自然地把自己在《大公報》習得的新時代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作為小說的價值標準；很自然地堅持俠道，甚至提出「可以無武，不可無俠」，並把對社會多數人有益有利作為俠之真偽和俠之大小的標準；很自然地把他所懂得的現代小說中對人的心理刻畫，以及其他種種新式寫作技巧融入自己的小說創作中。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以史為框架、以俠為樑柱，營造出人物形象及心理情感的美妙空間；進而，則是以詩情畫意的言語敘述，和豐富精美的文化陳列而讓人留連忘返，使其傳奇性武俠小說，成為可供觀賞流連的人文公園。

具體說，梁羽生武俠小說的特點，我想有這樣幾點。

一是為江湖傳奇設定歷史地平線，使武俠小說的內涵及意義大大提升。這不僅是一條線之外增加另一條線，而是在傳奇維度之外增加歷史的維度。

二是在歷史背景及歷史敘述中，確立漢民族愛國立場及人民史觀。反抗異族侵略、反抗階級壓迫，成為區分俠與非俠的重要原則。

三是在小說中實現男女平等，在英雄故事中充盈浪漫的愛情氣息。梁羽生小說中有大量女性主人公故事，巾幗不讓鬚眉，風景這邊更好。

四是以優美的語言風格及豐沛的詩情畫意，讓讀者駐足流連，津津樂道。

五是梁羽生小說兼具新潮與古典之美，小說中有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展陳或浸潤，散發出熟悉而親切的故國情思。

新派武俠小說居然兼具古典之美，這是特別要注意的一點。新派之新，固然包含創新求異，但決非一味的形式、技巧上的花樣翻新，更非徹底地擺脫或拋棄傳統文化與藝術的內容和形式。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有時是舊瓶裝新酒，有時又新瓶裝舊酒，總之是新話與舊話的嫁接。即對傳統藝術內容和形式做符合現代人欣賞價值的借鑑選擇或打磨更新。最明顯的例證是，梁羽生的

小說，自然而然地採用了古典小說的章回體，且多以對聯作為回目；進而，在很多小說中，他還將古典小說的開場詞、結尾詩形式也保留了下來。

金庸《書劍恩仇錄》、《碧血劍》也這麼幹過，但他的對聯和詩詞水平遠遠比不上梁羽生，也無法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所以《射雕英雄傳》改弦更張。

梁羽生小說創新而不廢舊，其意義大到可以對百餘年來中西文化衝突與爭議有某種啟示：固守國粹肯定是死路一條，而全盤西化之途亦不可能走通。真正的向現代化發展的方向與道路，或許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

二、文人小說和成年人的童話

梁羽生先生所寫，是文人武俠，而金庸所寫，是小說家的武俠。繪畫有畫家的畫、文人畫之分，小說好像也可以有這樣的區分。至少，在討論梁金兩大家時，應該有此區分。

什麼是文人武俠小說？

回答這個問題，也要參考文人畫的定義。所謂文人畫，是指不一定按照畫家技藝規範，而是以表達文人情懷及其美感意境為目標的繪畫作品。有些文人畫的筆法看上去似乎稚嫩甚至拙劣，若表達了高遠意境和豐富內涵，也會被文人道道欣賞和稱道。

文人武俠小說也當如是。文人武俠小說，首先當然是武俠，即小說中必須有武功有俠義；其次，文人武俠小說當然必須是小說，也有故事、情節、結構、人物、敘述語言等要素。關鍵問題是，是否必須按照小說家小說的標準衡量文人武俠小說的實際成就？例如故事新穎、情節緊湊、結構精妙、人物形象個性鮮活、敘述語言準確生動等等，能做到固然好。若是精彩程度不夠，或許是因為文人武俠小說作者另有追求，即詩文意境之美。如《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美妙珍貴是它的詩情畫意，展覽美詩詞吟唱和鑑賞，滿足讀者的文化雅好。書中的幾個主人公，論民族，納蘭氏和三公主都是滿族，論階級，他們都屬統治集團，在以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為綱的左派小說中，這幾個人被當作另類而獲寬容乃至讚賞，超越了民族和階級藩籬，抵達人性文化的更高境界，撫慰靈魂，啟發心智，善莫大焉。

如果說文人武俠這個概念，不能概說全部梁羽生小說的特點，好在還有選擇，那就是把武俠小說當作「成年人的童話」。這個概念，是數學大師華羅庚先生針對梁羽生小說所言，當然最適合梁羽生小說。

梁羽生《白髮魔女傳》十八回中，李自成說：「……我們雖然也與明朝皇帝作對，可是若然異族入侵，那麼我們就寧願與官軍聯合，共抗異族的，你說對麼？」這讓練霓裳「覺得李自成氣度之廣，見識之高，殊非常人能及。」

有人會覺得這裏的李自成太高大全了，與歷史上的李自成相距太遠。那不錯。但也可以為梁羽生辯護，即：這是童話筆法。好人與壞人黑白分明，而且好就好得純粹，壞就壞得徹底，於是《七劍下天山》中康熙皇帝上五臺山殺父。

《七劍下天山》第五回，天地會總舵主韓志邦失戀之際，遇到一隻小鹿，竟喃喃自語：「小鹿，小鹿，我也是個沒有朋友的人，你不嫌棄，我和你做個朋友吧。」這寫法，可能也讓人不適，那是因為不怎麼習慣童話口吻。

有人不喜歡武俠小說，原因之一，是不習慣武俠小說的童話性。看不慣不願長大的彼得·潘。梁羽生歷史學養深厚，當然懂得歷史上的李自成和康熙是怎樣的人，卻偏要把他們推向好與壞的極端，因為他在寫武俠小說，在講成人童話。

所謂「成年人的童話」，不僅包含童心童趣，同時也包括成年人的思想和智慧。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基礎形態是童話，卻又始終在成年人的精神視野中。其中史話、俠話、詩話和情話，半是單純童趣，半是成年滄桑。

例如，《七劍下天山》中出現的白髮魔女、飛

紅巾、易蘭珠三代女性「可憐未老頭白」的震撼性場景，就是以童趣和滄桑感完美結合。這一場景感動了讀者，也激發了作者的靈感，後來為飛紅巾寫《飛紅巾》（《塞外奇俠傳》），為白髮魔女寫《白髮魔女傳》，一個創意成就了三部小說。

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俠》、《萍踪俠影錄》、《冰川天女傳》、《還劍奇情錄》、《散花女俠》等，詩性充盈，口碑上佳，而我個人最喜歡的梁羽生小說，是《白髮魔女傳》、《雲海玉弓緣》、《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錄》、《飛鳳潛龍》。

例如，喜歡《白髮魔女傳》，是因為，小說中有社會道德和個人情感的衝突，命運悲劇和性格悲劇的疊加，還有叢林世界和文明世界的衝突與迷茫，練霓裳、卓一航等人的個性形象也都很有意思，喜歡對岸風景，奈何無法泅渡。喜歡《大唐遊俠傳》，是因為，這部小說洗盡鉛華，平實樸素，具有大唐風。小說嫁接了《隋唐演義》和唐傳奇中人物及其後代故事，唐風唐韻，貨真價實。段珪璋、南霽雲兩位遊俠形象，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價值觀的最佳詮釋。

三、不盡的思念

梁羽生先生是地道的書生，也是純粹的書生，從家門到學校門，從學校門到報社門，幾乎沒有經歷什麼社會生活歷練。所以，他說他的小說創作，無法走真正的現實主義的路子，只能走浪漫主義的路子，這話是他自己說的。

所以，梁羽生的小說，文人小說也好，成年人的童話也好，好處是想像力豐富，浪漫氣息濃郁，充滿詩情畫意，而人文思想深度多少有些不足。

我曾見過梁羽生先生。那是二〇〇五年九月初，我接到廣西電視台文藝部的一個電話，他們邀請了梁羽生先生夫婦回家鄉參加電視台中秋晚會，說梁羽生先生希望我去陪他。問我是不是能去？我問真的是梁先生召喚嗎？他們說是的。

我說：我去，當然要去。於是我去陪他，陪他活動，陪他聊天，先去桂林，後到南寧。那是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梁先生相見並同行。

梁先生仁厚坦誠，豁達寬容，帶有民國氣息的文雅風流。還有，老人家童心猶在，活潑頑皮，年登耄耋，卻如兒童般單純天真。

那時梁先生的身體不怎麼好，有心臟病、糖尿病，還有膀胱癌。他在廣西期間，始終有醫生和護士隨身陪護。梁太太對先生的作息時間管得很嚴，梁先生想與我或孫立川先生談話，必須向太太請假。通常是半小時，最多給一小時，時間到了，梁先生未盡興，就向太太續假。若太太不批，梁先生就懇求，甚至耍賴，賭咒發誓，只要再給半小時，絕不再延，云云。那時，梁先生是十足頑童。

我說梁先生有兒童般的單純天真，卻並非因為他和太太請假耍賴，而是因為，直到他年過八旬，仍然心心念念都想解決一個謎題，即：為什麼人們說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從梁羽生、金庸，變成了金庸、梁羽生？

我曾提醒過他，梁金顛倒為金梁，他本人是始作俑者。一九六六年，他在《海光文藝》發表《金庸梁羽生合論》，當是最早將「梁金」變成「金梁」。若說那篇《合論》是出於禮貌才主動退居次席，但後來，梁先生仍經常公開說：「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類似的話他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在澳洲說過，在香港說過；此次在廣西，這話他也說過好幾次，我在現場親耳所聞。

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因為他是才子，是智者，更是君子，不會說謊。可是在他和我閒談



▲「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今年是金庸、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在紀念金庸先生的同時，我們更要懷念謙謙君子、學養豐富的「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一九二四至二〇〇九）。（亦鵬攝）

中，卻似乎對梁金變成金梁有點不通，似乎也有些不服氣。梁先生的不服氣，我不認為是虛榮心。他平生淡泊名利，退休後，從一九八七年起就已在澳洲隱居，更是與世無爭。「金梁謎題」的糾結，與其說是名利心、虛榮心，不如說是基於好勝童心，更不如說是單純的好奇心。

這一份澄澈的天真，讓梁先生格外可親可愛。

梁先生的謎題和心結，金庸先生似乎也知道了。證據是，二〇〇九年梁先生去世後，金庸先生送梁先生輓聯：「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那副輓聯落款非常有意思，是「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輓」。金庸承認自愧不如，那顯然是要撫慰梁先生的好奇心和好勝心，讓梁先生安息。

在桂林時，梁先生也曾專門出題考我，要我說，他和金庸究竟有何差異。對這個問題，相信每個武俠小說迷都有自己的思路和答案，我當然也有自己的思考。

梁先生的天資、才華、學識都不在金庸先生之下；而詩詞楹聯的創作水平、鑑賞才能、學養深度，金庸先生更是望塵莫及。

但金庸先生勇於獨立、樂於傳奇、善於經營，梁先生顯然有所不及。

考慮到梁先生當時的身體狀況，而我和梁先生又並非深交，又因梁太太管理嚴格使得我與梁先生單獨交談的時間有限，所以，我只對梁先生說「金庸先生善於經營」，包括作品結構經營、作品形式創新實驗、連載後多次修訂，以及對自己圖書版權和改編版權的經營，等等。

至於金庸敢於獨立、樂於傳奇，則不忍說，也沒有時間和機會說。

梁先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中說，他是傳統名士型，金庸是現代洋才子，只說到喜歡古典詩詞，金庸先生喜歡西方小說和電影。

他可能沒有想過，現代洋才子源頭是良心自由，勇於追求人格獨立、敢於使用理性的現代個體；傳統書生則是專制王朝的順民、通常缺乏精神獨立勇氣。

更重要的是，現代洋才子屬現代工業文明，而傳統書生屬傳統農業文明。

梁羽生才華卓越，他的聯話、棋話、史話、詩話、詞話和《金瓶梅》閒話，獨具一格，粉絲無數。他的三十五部、一百六十冊武俠小說，稱得上巍峨浩蕩。他的一生，勤奮耕耘，碩果累累；善待眾生，無愧無作，不必與人比高低。

中山大學洗玉清教授說梁羽生「忠厚坦誠，近世罕見」，是貼心之論。梁先生確實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我曾沐浴君子之風，如受靈息吹拂，彷彿瀟灑了心靈污染，讓自己變得更加清爽。

最後，我要感謝梁羽生先生，感謝他的信任和厚愛，感謝他給後人留下一片不朽的人文風景。

（作者為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武俠文學研究專家。）

（本文為編刪版，原載香港文學館館刊《品賞》夏季號，該刊以內部發行為主。）

（更多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專題文章可參閱《明報月刊·明月灣區》二〇二四年六月號。）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